

（一）林文四进宫 荣任牛司令

公元1966年夏，神州大地上天气炎热，政治空气也酷暑如伏，热浪滚滚。

一天下午，茶湖农场多了一个劳动力，他就是右派分子林文。

茶湖农场现在已改为劳动大学了，全称是滨春县社会主义劳动大学。校长由县委书记吕军兼任，副校长是前卫生局长陈东和前永安公社副书记区池。教师有吴京衍，许书雷等人。学生多从各公社农业骨干抽来，亦有部分待业青年和高考落榜学生。主要课程有水稻、植保、蚕桑、经作等课，兼进修汉语，数学等课程。学校除学生外还有一批农业队伍，是劳大农业的主要力量。劳大学生仅仅是半工半读，结合教学进行农业活动而已。

现在劳动大学正在进行四清运动，有四清工作队进驻，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过这里的当权派仅是一校之长而已，批来斗去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来。

林文到茶湖农场已是第四次了，可说是四进宫的老油条。他觉得汗颜和无奈。

林文是从青山农场菜队奉教局令调到劳大继续改造的。组织上考虑劳大是半工半读的学校，领导力量强，狠抓思想教育，对林文思想改造有利。

四进宫对林文来说有一种羞涩感。他怕见到老熟人，怕别人知道他是个花岗岩脑袋久不能脱帽的顽固分子。不过他又自我安慰：这仅仅是最先几天的事罢了，住长了，大家熟悉了，面皮也厚了，也不再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羞涩感仅仅是一闪而过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而更主要是兴奋心情无时无刻不在支撑着他的

神经。他很高兴离家近了，能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久别的爱人香君和活泼可爱的文君和倩倩，所以当他一离开青山农场，心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家啦。

茶湖农场在春城以北 15 华里头堡北边的一个山谷中。从春北公社到春城，先经过茶湖农场。林文虽然很思念亲人，但他不敢先斩后奏地先回家，而是从劳大进口处下车直到劳动大学教务处报到的。

这是个大山谷。山谷西侧，山高约百米，山脚下山坡平缓。靠里一点有一面包形小山包，山包上开了梯田，梯田上种满茶树。山坡南有两幢砖瓦平房，沿西山脚有条机耕路，蜿蜒向西直通大公路。东可达和平队和头堡大队部等地。

林文肩背着简单行李从机耕路向学校办公室走去。他发现山坡上已开荒种植有一石柱一石柱上茂盛的胡椒，和水渠北侧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蚕室和小山包南坡的两幢平房，映影在万绿丛中。变了，农场变了。林文脑际出现一种新鲜感。这种新鲜感，不仅仅指物质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变成育人以科技的劳大。劳大虽不是正规的本科大学，但它毕竟冠上“大学”两字，而且是滨春县唯一的，所以也就觉得它是滨春县最高学府了。

最初的农场办公室是小山包西边西山脚下搭起来的木皮屋。林文发现木皮屋已堆上许多农具杂物，便沿着机耕路往下走，在山谷中弯弯的公路下有一坡地，坡地上建有一砖瓦结构的平房。问一学生模样的人，得知就是办公室，便径直朝办公室走去。

林文未到达前，副校长陈东就接到教局电话通知，说有个叫林文的右派分子来场继续改造。劳大虽说是由县委直接领导的，但具体工作由农业局和教育局共同领导。农业方面由农业局直抓，教学上由教局负责。所以陈东对林文到来继续改造，是有不

可推卸责任的，但他不认识林文，便问区池副校长：

“区校长，你认识右派分子林文吗？”

身材高大而健壮的区池说：“是不是《通报表扬》独幕喜剧的作者林文？”

身材中等的陈东点点头：“听说是的，你认识？”

“林文在文教科工作时我是公社文教助理。我喜欢唱歌，他对音乐也很喜爱，他唱生歌一看歌谱就能唱，文教科组织合唱团时，林文是重要一员。他不但对音乐有兴趣，对戏剧也很爱好。他下乡时发现县委有官僚命令主义现象，对生产不利，造成烂秧事故，农民损失很重，产生创作冲动，便写了《通报表扬》一剧，获省二等奖，发表于1956年《广东文艺》上，次年滨春县反右时，领导认为《通报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于是划他为右派分子。”

“你既然对他了解，那你就负责他的改造任务吧！”陈东认真地说。

当时四清工作队队长李少白也在办公室，见区池面有难色，便鼓励他道：“怎么，不敢负责？”

区池心想：这担子是不轻，但更重要的是早已认识的老朋友，似乎有点不方便，现在见李队长将他一军，连忙笑道：“不，我答应，我是考虑如何把他改造过来呢，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一定有他一套看法，那是什么看法呢？我……还不了解。”

“区校长提得对，这也许是他至今仍未脱帽的原因。我们发现潜伏在他心灵深处的秘密，就永远无法把他改造好！区校长呀，改造林文的任务光荣而繁重啊！”陈东严肃地说。

区池点点头：“我明白，我明白，改造林文，任重而道远呀！”

当天下午，劳大全体师生和职工在东山脚下的大礼堂举行会议，由四清工作队队长李少白总结半年来的四清运动工作。区池副校长坐在主席台后排木椅上。4时30分左右，忽见会计林根进来说右派林文来了，便即随他走到办公室隔壁的会客室门前，见一个面容清瘦、戴玳瑁近视镜的青年坐在木椅上，正拿着《人民日报》聚精会神地看，椅前放着一些行李，谅他就是林文，但不想先叫他使用力咳了一声然后慢慢地抬脚走进去。

那人听到咳的一声，抬头一看，忙放下报纸站起来，伸过手去：“你……区池同志！”

“你……”区池看清楚他了，但没跟他握手，现在身份不同了，“刚到？”

“唔！”林文羞涩地点点头，从口袋中取出青山农场办公室开具的介绍信递过去，“区池同志，你负责劳动大学吗？”

区池点点头，看过介绍信后说：“林文，你先喝点开水吗？自己斟了。”

“不了，安排工作吧！”林文诚恳的眼神望着他，羞涩感一闪而过，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恳求，一种热切而虔诚的求助情怀，希望他伸出援助之手。

“我们欢迎你来改造，你的工作嘛！”区池想了一下，觉得他身体消瘦，文弱，不宜干重劳动，便说，“你中意干什么工作？农场嘛，什么工作都有，有重一点的，也有轻一点的。”

“区池同志！”林文朗朗地挺起胸脯说，“我种田，看牛，挖矿，抬死佬什么活都干过，由你安排，我保证服从！”

“服从分配，从严要求自己，这是你思想要求进步的表现，我很高兴，不过”，他又看一眼文弱的林文，说，“林文，听说你以前看过牛是吗？那你仍然看牛吧！原来负责牛组的陈来添病

了，你就顶他岗位，明天正式上班！”

“好的！”林文想起在这里看过大弯角水牛，当时它已生一水牯，常带它母子到田边吃嫩草，吃得水牛膘肥体壮，小水牯到现在可能串了鼻教驯了吧。

区池看看表，快到五点，便说：“你先找个地方住下，以后再找机会聊聊，好，我叫会计给你安排住房，然后到总务处买饭票。”

“好的！”林文说着，背好行李，随区池走到办公室。区池和会计谈了一下，林根便带林文走出办公室，朝小山包东侧的宽仅约米五的山路，向仓库走去。

办公室前10米处有一小池塘，林文从小路下的苦楝树间隙看见池塘中有鱼在吃草时掀起的波浪；再向前望去，塘岸上一片树木后面是环山机耕路，公路上有两幢砖瓦结构的平房。林文记得他第一次来场劳动时，就住在南边那幢木皮屋，现在木皮屋已被砖瓦房代替了。

砖瓦房南有座打直新建起的平房，比一般平房高大一些，便问会计道：“那是什么呢？”

“那是大礼堂，去年才建好的！”林根边行边介绍说。

“哦！”林文应了一声，发现大礼堂前面就是原来牛舍，不由得想起那年从青山农场回来任牛倌时，由于没回家，香君带文君儿前来探望和后来他离场前那天晚上，汪莲仙特来牛舍和他相会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现在香君在家里苦苦等他回来团聚，而汪莲仙戴帽任教后杳无音讯，她在何方？

林文走到废沼气发电站附近时，发现山坡上又盖了一幢砖瓦房，据林根说，这是职工宿舍，陈东副校长就住在这里。

山路下是菜地，菜地后是池塘。这是由依山谷地形筑成的一

连四口梯级塘，塘与塘间有路可通东面山坡机耕路。

到了砖瓦结构的仓库侧沿，林根指着菜地中的小道说：“由那小路去对面山，仅约百米，对面山坡公路上有一牛舍。你负责看牛，看牛任务看似清闲，但责任重，要把牛看肥壮，却不是易事，关键在于有无责任心。”

“是的！”林文应着走进仓库前宽约二亩的灰砂地坪，看见有条大道直通水渠外耕作区。大道左右各有一大木皮屋；西侧一幢破破烂烂，仅放些灰粪；东侧木皮屋尚好，有四卡，近大道前两卡门关着。第三卡有门，也关着。木皮屋檐下有竹篱，竹篱上晾有衣服，可以断定第三卡住有职工。第四卡的门开在东边，又一分为二。每房各有一门，靠地坪那间门关着，靠水渠那间门开着，门前搭有个小厨房。

林根指指靠地坪那间说：“你就住这儿！”说完，又走到小厨房叫道，“陈伯，你出来开开锁，”他指指靠北那半房说，“给林文住。”

陈伯身材矮小，背微弯，头尖眼小，脸瘦长，像老猴，年约六十出头，着短裤，身穿变成油黄色背心。他拿出一大串锁匙走出来，看看林文，然后开脱锁，打开门，说：“有床，有凳，有书桌，打扫一下就行了。”

林文看看慈祥的陈伯，说声“好”便拎着行李进房，撑起北向的小木皮窗口，然后打扫床上、台上的灰尘，从厚厚的灰尘来看，这房好久没住人了。

林文把床、台等家私打扫好了，再铺好铺盖，挂好蚊帐，然后取出锑桶，手巾准备洗脸。适这时有二个人到门前探望，好奇的眼光在林文身上转着。

林文见那女的年约十五，男的年约十岁，便问道：“你俩住

哪儿？”

“就在隔壁！”男的手指指后面。

“我以前见过你！”女的笑微微地说。

“你是谁？叫什么名？”林文好奇地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看见过我？”

“好几年了，也在这场，当时你看牛，是不是？”女的高兴地说：“我叫覃芬芳，他叫覃检检，我弟弟！”

“噢！”林文用手摸摸脑门说，“覃天木是你爸爸？”

“他？”覃芬芳有点不悦，不想回答。

“是！”覃检检说，“我妈叫梁妃明。”

“梁妃明？”

“唔，”芬芳回忆说：“妈妈有时还说到你呢。”

梁妃明养猪回来，听见隔房有人讲话，又听见女儿的尖声音，便也走过来，笑道：“林文，你又来了！”

“是的，我又来和你在一起了。”林文从她住处就知道她仍未脱帽，“老覃呢？”

“他在双交公社税站工作。”

“好，有工作做就好！”林文说着手拿筛桶等物走出门，“咱俩以后慢慢谈！”说完，走过水沟上的小木桥，到水渠洗脸去了。

梁妃明和检检回房后，芬芳见陈伯在小厨房煲东西，香味诱人，便走过去说：“陈伯伯，煲什么好吃的？”

“炖猪脚，你想吃吗？”陈伯伯很喜欢她肥胖而发育的身材，胸脯隆起，臀部丰满。一双美丽而会笑的双眼，更使他心旌动摇。

“想哩！”芬芳走进他的木房。

“好！”陈伯将瓦煲端进房里，放在台上，拿出二个小碗，盛

小半碗猪脚放在她面前，“吃！”

芬芳妩媚地笑看他一眼，接过碗，从台上的竹筒里取出一双竹筷，夹起猪脚便大口大口吃起来。

林文洗了脸回到房里，见职工都已回来，便拿陶钵到总务处买饭票，然后到厨房取饭。

饭每餐四两，早粥二两，菜色一般，小菜上面有几片肥肉，林文端起碗就到饭堂蹲在一角吃起来。

饭是三号早禾米饭，粗糙而且多秕子，很难下咽。林文素来肠胃不好，常闹肠胃炎，但又不能不填饱肚子，明天出勤走不动怎么行？改造啊改造，改造何时了？林文心里一团糟，茫然而惆怅，痛楚而无奈。

林文洗好碗回房时发现没有电灯，便向陈伯领一盏小油灯和水火来。刚点着灯准备写日记时，梁妃明的大儿子明坚蹦跳着走进来，高兴地说：“林文叔叔，你也看牛？”

林文抬头一见，不觉喜道：“你叫明坚？”

“唔，我也看牛哩。”

“好！”林文回忆说，“想不到三年不见，你就变成大人了。今年几岁？”

“十六周岁啦！”

“明天你带我去牛舍，先打扫牛舍，天亮就去好不好？”

“行。”明坚说完，回家去了。

林文点燃油灯，灯光如豆。就在这样简陋的木皮房里，苦度着难于忍受的没有尽头的牛棚岁月。每念及此，林文的心就象被人捅上一刀，无限痛楚。可喜的是林文没有沉溺于无限悲怆情怀中，他有自己的抱负，有时甚至产生这样的怪念头，我不再争取脱帽了，因为脱了帽就分配工作，一工作了就没自己支配的时

间和空间，就没法创作自己的小说。

就是在这种怪念头支配下，林文在文卫农场期间，写下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中国演义》草稿，在永安公社三安小学任教期间，写下二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宁江河畔》，当然这些都是很粗糙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下了决心，创作出来的精神产品。

林文从行李包中取出一大叠书稿放在桌上，这是《新中国演义》书稿。他取出其中《刘少奇安源大罢工》一章细看，认为刘少奇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与老板、军警们周旋，最后取得完全胜利，形象是高大的，但仍有不足，就是细节不够充实。如何刻划好刘少奇当时的心态和群众对他的支持等等还有待以后搜集材料认真加工。

这时林文发觉两腿痒痒，用手一拍，天哪，满手是血。妈的小蚊虫也欺侮我！林文站起身，手抓把大葵扇，走出门，看见陈伯光着身子坐在门前纳凉，便说：“陈伯，你还没睡？”

“天热，蚊虫多，嗡嗡叫，吵死人，睡不熟呀！”

“是呀，这里的蚊虫似乎特别大，特别多！”林文笑问他道，“是吗？”

“农村都是这样，你受得了吗？”陈伯眨眨小眼睛看看他。

“嘿嘿！”林文苦涩地一笑，违心地说，“受得了，受得了！”

“受得了就好，改造嘛，就得受点皮肉之苦，唔，你说是不是！”陈伯还想啰嗦，可林文已到梁妃明家门前和她闲谈去了。

“林文，你香君呢，她身体好吗？”梁妃明关心地问。

“最近不知道。”

“你还没回过家？”

“准备星期六晚回去。”

“是应该回去看看她了！”妃明想起覃天木没在家很孤单，便说，“一个妇道人家不能没有男人呵护呀！”

“是的，”林文想起自己连累了她，很是不安，抬头遥望万里蓝空，银河星光灿烂，银河两岸各有一颗明亮亮的星，那就是牛郎和织女星。牛郎织女星七夕相会的故事，不觉盈绕心头。这是他儿时听奶奶讲的，可现在没机会向他的文君和倩倩讲这故事，心里顿觉无限悲凉。

林文在地坪上漫步，时而望望牛郎织女，不禁想起秦观《鹊桥仙·七夕》来：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宋词人秦观的词，分明写出了一千多年后林文和香君的心情。香君呀香君，你从童年来到我家，一齐听奶奶讲牛郎织女故事。牛郎织女所以每年七夕才得相会，是王母用银簪划河为界。那么今天我和你不能长相厮守，又是何人所为？是我吗？是我，但又不仅仅是我林文一人呀！我的独幕剧《通报表扬》主题，正是反右整风运动的主题，错在哪里？罪在何方？

(二) 崩鼻牛的来由 党向民的故事

回到房里，林文习惯地伏在案头写日记。笔头如铅，今天的日记难写。写好“1966年5月30日”眉题后，好久好久考虑该如何记录今天的经过和思想历程。经过好写，思想难写。本来如实记录很易，可这时的林文已不再是反右时憨直的林文了。他变得多一些心眼，多一分狡黠。他从以往惨重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文字狱的可怕。文字既然能使他如坠深渊，也使他学会欺骗，学会用文字欺骗自己，同时也欺骗他人。于是他决定除忠实记录今天从青山农场到劳大安排看牛等几句外，对思想上的不满情绪只字不提，只说决心争取早日脱帽，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由于天气炎热，林文写好日记后又出门纳一会儿凉，看见陈伯、梁妃明等人均已就寝，这才进房放下蚊帐，倒在床上睡起来。

时间飞驰而去，可林文仍然辗转反侧。他睡不着，两眼望着发黄的帐顶，望着破陋的木皮屋，想起自己孤身一人独守空房，自然而然地想起香君来。几时才得团圆？文君和倩倩现在身体可好？汪莲仙现在何方？是否早已摘帽，结了婚生儿育女了？

林文终于进入梦乡，他回到温馨的家里和香君热吻着，拥抱着。忽然一声鸡叫，把他从梦乡中惊醒。他睁眼一看，天已大亮，便一骨碌翻下床，拿口盅、手巾等到水埠漱洗，见陈伯提着小铤桶来取水，便帮他吸一桶给他，问：“陈伯，现在几点了？”

“六点半！”

“六点半？”

“唔，现在日长夜短，五点半天就光啦！”陈伯说着，提铤桶回房做早餐去了。

林文见陈伯在他小厨房里生火做饭，也想搞个自己的小灶来。他看看水渠外堤干爽，心想在这里挖个灶，用木皮搭个小厨房，随心所欲地吃自己的小灶来，不也是自由了么。大锅饭，天天糙米饭大白菜，一见就教人皱眉头。对，看牛时找些竹木，拾点柴草，中午就盖好厨房，明晚就开小灶，不亦乐乎。

今天是林文四进茶湖农场的第一天工作日，一切从新开始吧。林文心里盘算着离开木皮屋，经地坪向东从小路到菜地，过塘基路到达东山荒坡，上到机耕路，经过木桥到牛舍门前。这里是四卡新盖的木皮屋，半截的木皮门关着。林文打开第一卡木皮门，进去一看，其中有水牛六头，黄牛牯二头。有的站起，有的卧着，旁边有仍在冒热气的牛粪和牛尿，一股膻味呛得林文够受。但他忍着寻找他心爱的大弯角水牛，但没发现。是不是死了？或者是卖了？林文忽然这么想着：如果是卖了的话，它将吃尽苦头，因为农场的活无论如何比其他地方轻些，他想起苏联民歌《三套马车》。这是描写一位驾车人不忍卖掉他心爱的马，歌词最后一句是“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林文逐一检视着，希望能找到他心爱的大弯角水牛，忽然发现拴在最后木柱上仍然卧着反刍的牛抬头在望着他。他不觉骇然。它的脸怎么变得如此丑陋！鼻崩了，两个鼻管也崩了，左腮又崩了，牛圈不得不串右腮。当它一甩头赶牛蝇时，串牛的牛圈绳被扯紧，右腮拉开，露出一排大黄牙，难看极了。

这是怎么搞的？林文走过去，它马上站起来用长舌舔他的手。他认出了，这是他心爱的大弯角水牛，谁把他弄成这样？林文心中顿时无名火起，非查个水落石不可。我要兴师问罪，是谁毁了它的脸孔，谁污辱它的尊严？

“是吕孟尔毁了它的！”一声仍带有童音的明坚打开第四卡木

门，走进来愤愤地说。

“吕孟尔是谁？”林文怒问。

“农场职工，他学驶牛，又不听人指点，牛轭驾得不好，压痛了脖子，便退轭。吕孟尔火了，用木棍抽它。它害怕了，一次次驾轭不当；一次次退轭逃走。吕孟尔气得碌眼吹须。有一次抓回来后，把它的牛鼻圈高高挂在树桠上，然后用木条、木鞭拼命往腰部、头部抽打。它被打得遍体伤痕，实在痛得难忍，便一甩头扯崩鼻子逃走，地上留下血一滩，一路鲜血点点不断。

林文瞪大愤怒的双眼，说：“简直是刽子手！”然后用手爱抚它的头和大弯角，赞许地对它说：“没自由宁愿毁容，品格高尚！”

“其实这崩鼻牛好驶，很听话的！”明坚补充说，指指它后边的牛牯说：“这是她生下的水牯，你曾牧过她呢。”

林文看看已串了鼻圈的已经站起来的水牯高兴地对明坚说：“熟驶了吗？”

“去年教会了，今年当大牛服役了！”

“好，崩鼻牛生个好牛。”林文说着，牵崩鼻牛出门拴在禾垛边木柱上，然后牵大水牯出来。等牛通通牵出后，逐一牵到禾垛前池塘等牛尿，明坚便在牛舍拾牛粪，填牛尿凼。一切停当后，这才回房拿陶钵到大礼堂侧的饭堂打早粥。

林文吃过早餐，戴着仅一寸宽帽檐的草帽，约明坚一起牧牛。明坚给他一张小木凳说：“上山牧牛，山上水气重，坐木凳干爽。”

林文接过来一看，小凳是用杉木板做的，长八寸，宽三四寸，高仅二寸半，小巧玲珑，很是可爱，便用拴在凳脚的小麻绳，挂在肩上，和明坚一道到牛舍前等候。

农场牧牛四人，规定由两位职工和两位劳大学生轮流看牛。还要等待有无职工驶牛。如八时左右没职工前来取牛，便和两位学生上山放牧，或各人独自到其他有好草地方牧牛。

这时有一男一女手拿竹鞭的学生走过来，见林文戴眼镜，穿背心，着短西装裤，肩上挂张小板凳，便好奇地站在他面前。男的问道：“你是牛倌？好像没见过你！”

林文点点头，说：“我昨天才来，你俩看牛？”

“是的。”男的点点头，“上山牧还是……”

“看看有无职工驶牛再说。”林文看看他，“你贵姓？哪班的？”

“植志隆，水稻班的。”男学生说。

“你呢？”林文看看女的问。

“廖丽仙，植保班的。”

“好，算是认识了，现在几点？”林文望望戴手表的植志隆。

植志隆抬腕看着表：“8点50分。”

“可能没人驶牛了。”明坚说。

“那放牧吧，到哪里去？”林文征求他们意见。

“上山去，翻过岭有个大山谷，那里草好，牛定定地吃草，我们可以睡大觉。”植志隆说着以眼示意明坚，希望他支持他的意见。

“山上放牧好！”明坚支持地说。

“那好吧！”林文说完，解开拴在木桩上的牛绳，牵着崩鼻牛和大水牯来到公路边，向和平队方向走去。

“等等。”背后传来一声叫唤。

林文转身一看，见有个头戴草帽，单个眼，手持竹鞭子在空中啪啪抽着的职工走过来。

“单眼龙，为什么现在才来牵牛？”明坚牵牛过桥问。

“他妈的他们开会我驶牛。”单眼龙愤愤地说。

“你要哪头牛？”林文盯着他的单眼问。他那瞎眼深陷下去，右眼一闪一闪的。

“我要崩鼻牛”单眼龙说着，要林文手中的牛索。

“你……”林文担心地再三打量着他，然后看看明坚。

“给他吧！他就爱驶崩鼻牛的！”明坚说。

“那我就放心了！”林文把牛绳递给他。

单眼龙接过牛绳摆老资格地说：“我是老农，十一岁会驶牛，不像吕孟尔那样不会驶就硬捉牛头打，活活把它打崩鼻！哼，吕孟尔该死！”单眼龙走了一步，突然转过身盯着林文的玳瑁眼镜：“你叫什么名字？”

“林文！”

“老右派？嗨！哈哈”单眼龙喝着牛要走，“梁妃明也是老右派，明坚是右派子！”

“单眼龙，”植志隆牵牛走过来说：“你那眼是怎么瞎的？你说说！”

“小时候病坏的！”单眼龙边牵牛下山坡边说。

“不！”明坚揭底说：“是嫖老妓被人打瞎的！”

“哈哈！”山坡上传来阵阵愉快的笑声，廖丽仙却在掩嘴偷笑。

单眼龙不理睬地把牛牵到塘边，回头对林文大声说：“我到水渠下西山坡犁地，你到9点半来牵牛。”

“你驶牛不到半小时，想偷懒？！”明坚说着，看看林文，“别理他，上山去！”

“你驶完牵到地坪边拴在树上，我回来牵它到田基吃草，一

会儿就吃饱了。”林文说着，和他们一块牵到山上放牧。

牛儿一解开拴在鼻圈上的牛绳，便撒开四蹄飞跑上山，往塘边山坡上有好草的地方吃草。林文等人，便可远远跟前去，不必担心牛群走散，或跑到薯地偷吃薯叶或菜蔬。

“林叔叔！”跟在他后面的明坚突然问道：“昨晚听我妈妈说你是作家是吗？”

“我？”林文回头看看明坚、植志隆和廖丽仙等人：“我能是个作家吗？”

“听说你写一出戏叫什么《表扬》的。”明坚没记清剧名，“曾获省二等奖，1957年为此打成极右分子，是不是？”

林文不想说什么，摇头不语。

“我也听老师说过我县有位青年作家写一出叫《通报表扬》独幕喜剧，获省奖励。”植志隆补充说。

“对，叫《通报表扬》，是不是？”明坚望着他说。

“林文！”廖丽仙也跟上来说：“既然事情已成过去，为什么现在你不敢承认？”

植志隆也帮腔说：“林文，我理解你心情，你现在仍未脱帽，怕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是不是？”

林文感激地看看他们。他们理解自己，这是幸事，便点点头慨叹一声说：“是我写的。”

“其实我认为那出戏没有问题。”植志隆认真地说，“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什么不好？”

“你看过我剧本？”林文奇异地看看他们。

“我看过那出戏。”植志隆说，“那时我在春北中学读初中，那晚公社礼堂开文艺会演，县宣传队演出《通报表扬》后全场热烈鼓掌，说这出戏说了我们农民的心里话。”

“是吗？”林文心情沉重起来，他想起了同情他的党向民，他现在已进入天国了。

“林叔叔！”植志隆突然改变对他的称呼，“你能跟我们说说当时创作这出戏的心情吗？”

林文没有说话，大步向半山坡跑去，他发现党向民的墓地。

植志隆、廖丽仙他们感到突兀，便也跟着前去。

林文边上山边采盛开的紫红色岗稔花，跑上墓地前，用手拂去墓碑上的泥土，然后在墓前献上鲜花，再虔诚地鞠躬致哀。

植志隆等人赶上来，见他面色忧戚，便问道：“林叔叔！你认识党向民？”

“我的难友、《通报表扬》的同情者。”林文默哀后怆然对他们说。

“听说党向民也被打成极右分子哩！”明坚眨眨小眼睛，“是不是？”

“这是诬陷，”林文愤愤地说，“他根本不是右派！”他指指字迹清晰的墓碑说，“‘党向民同志之墓’，如果是右派，怎么叫他同志呢？”

植志隆等人越听越迷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文长叹一声，摘朵岗稔花，坐在草坡上说：“你既然要我讲，我就请你别再对他人乱讲，你们能做到吗？”

“行！”植志隆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一双双诚恳的目光，注视着他。

林文见植志隆等人没小板凳，便取下自己的凳子给他们，“坐！”

“不用，您坐，我们坐在草地上更好。”他们纷纷围坐在林文前面，就象小学生们围坐在老师面前听讲故事似的。